

北京终于不用“千店一面”了

原创 王子君的碎碎念 王子君的碎碎念

2021-03-12
18:18

刚才刷到个新闻，说是北京大街小巷的店铺招牌、牌匾、广告灯箱等，不再一刀切，可以有自己的特色。

真是五味上心头，一言难尽。

大概是17年？北京来了波整顿。先是说清理“天际线”，大楼外墙基本不许有悬挂物，甚至墙体广告都不行。

当时我在一家智能照明公司做顾问。这家公司有自己独立的办公楼，本来打算在外墙上整点小创意，晚上吸引一下眼球。结果行政要求一出，全公司忙上忙下，把装了一半的外墙照明广告给拆了。

然后事情就开始魔幻了，因为新的要求是：临街店铺的广告牌匾也必须统一。不统一的，要强拆。

琉璃厂的几个老店立马炸毛：祖上传下来的牌子，一百多年了。文革都躲过去了，怎么现在要摘呢？

最惨的是北京的传统商业象征，大栅栏，整个都被拆秃噜了。什么“八大祥”啊“四大恒”啊那些招牌上各式书法，piaji，都成了大黑体。

审美惨剧啊。

咱们当然不能指望一个开小卖部的能整出多有创意的招牌。但你要知道，在元素足够多样化的前提下，大量水平低的部分，其实能组成一个风格饱满、张力活泼的大总体。

典型的就赛博朋克里的街景招牌，也就是香港当年九龙城寨的复刻。单看那些牙医啊肉档啊纺织作坊的招牌，都挺难看的；但大量差异化元素不规则地密集在一起，视觉上反而有一种莫名的协调。

这大概就是人对“生态”的直感。

北京那会，拆完了，给你整个大灰底大白字or大白底大灰字的招牌。

风格是挺统一的，就是我血压满了。下楼买包烟，感觉这烟不是给我抽的，得插在一碗饭里。

一拍脑袋，有了；一拍桌子，定了；一拍胸口，干了；一拍大腿，坏了；一拍屁股，走了。

当十几十几条街开始扮上奔丧的脸时，一拍大腿坏了，真特么丑。害隔这国际化大都市呢，自己给自己加阴间滤镜。

居然没有多元化解方案，居然只有那几个那些纯色底纯色字的样式，居然没有渲染个示意图来参考参考改造后的画风。

大概实在是丑得有点惊心动魄，这件在网上整得哭笑不得的强制拆除广告牌运动，实际上只维持了一个月左右。

17年11月开整，“北京各区集中清理违规广告牌匾”；12月1号给成绩单，“已拆除各类违规广告牌匾8956块，共需拆2.7万多块17年”；12月中喊停，“北京海淀停止拆除广告牌匾，重新启动时间另行通知”。

理由是：“造成群众识别困难”。

是挺困难的，阳间阴间的识别困难。

当然不是完全停止，大的广告牌匾还是得拆。不过对于大量小商铺，勉强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一拍屁股，走了。

最惨的是东西城区那票拆到一半的。难看是小事，接下来要安什么样式的广告牌匾是大事。

照原样安回去？这不有点嘲讽的意味嘛，八行；

也咬牙整个大黑底大白字？服装店变寿衣店也就算了，关键现在又开始反对“千店一面”，还照这个样式会不会又要拆？

所以18年你要是去北京东西城区的一些街道上逛，感觉就跟进了工地似的，一堆店面额头秃了，露出大水泥板子。店主们都在等个明确的说法。

刑罚不中，则民无所措手足。规矩不清晰，老百姓都不知道该干嘛。

治理能力的体现都在细节里啊，亲。

知乎键政都喜欢宏大叙事，我也很喜欢，带感，给劲。但像广告牌这样的鸡毛蒜皮，同样也该是键政的一部分，因为这和我们的日常息息相关。

什么叫一刀切？面对这种高度复杂非常细化的问题，不考虑被治理者所要付出的成本，一个文件怼下去，就是一刀切。

你要管广告牌匾的光污染，或者防止有些广告牌匾在大风天气里出现高空坠落伤人事件，这些大伙不反对。但你不能懒政式管理呀，“医生我病了”，“biu，你死了，再也不会得病了”，不能整这种呀。

北京广告牌匾这事蒜告一段落，但中间折腾的教训，真别再忘了。